

■ 阿拉宁波话

吹行堕皮

赵淑萍

“吹行堕皮”这个词，如今怕是只有一些上年纪的宁波人才晓得了。

“堕皮”也叫“堕民”或“堕贫”，至于“吹行”，说的是他们干的行当——吹唱。在旧时的宁波城乡，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的事儿，总少不了堕民帮忙。抬轿的，叫“抬轿堕民”，听差遣、干杂役的叫“值堂”。女的则做“送娘子”，就是喜娘，替新娘子梳头发、交脸，还要挡酒、插科打诨活跃气氛。

宁波城里以前堕民聚居的地方，叫“子巷”或“贫巷”，那时西门外锅子弄、盘诒坊一带及江东三眼桥边上，便是他们集中落脚的地方。盘诒坊是因为这里是堕民聚居之处，他们的行动常受到“盘查诒问”，所以1929年被正式命名。1981年雅化为“伴吉巷”。后巷子因宁波的城市扩建和旧城改造而被废止。至于乡间，堕民聚居之处叫堕民埭，北仑、慈溪、余姚等地均有堕民。

宁波作家王静曾用七年时间，走遍了宁波城北的百余个村庄，甚至跑到绍兴的三埭街，去寻访堕民和他们的后代，写成一部《中国的吉普赛人：慈城堕民田野调查》。这本书，深得冯骥才先生嘉许。冯先生是慈城望族冯家的后人，对故土旧事格外上心。他称赞王静，是因为她“保留了记忆”。堕民的事，正史里记的少，民间传的也乱，再不计下来，就真的没了。

堕民从哪儿来的？说法有好几种，至今没有定论。有说宋朝有个将领叫焦光瓚，金兵打来时他不战而降，部下因此被贬斥为堕民；有说是元朝灭亡后，被俘的蒙古兵丁被安置在苏浙一带，贬为贱民；另外，民间也有说他们是明初与朱元璋争天下的张士诚、方国珍的旧部，战败后受了牵连。这些说法，有些是志书上的只言片语，更多的则是口口相传的“故事”。鲁迅先生在《我谈“堕民”》里也聊起过这事，说他从父老口中听来的版本，觉得“他们的祖先，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”。

不管打哪儿来的，堕民几百年的日子，是真的苦。

他们被明明白白地划在“四民”（士、农、工、商）之外，是正经的“贱籍”。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规矩很多：不准读书，不准做官，不准种田，不准经商，不准和“良民”通婚。他们的子孙，世世代代都是堕民，几乎没有翻身的指望。

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只能干那些别人不愿意干的活。男人多是抬轿、剃头、收旧货、卖鸡毛、捉青蛙、阉鸡或在浴室里给人擦背，以及做“吹行”——婚丧嫁娶时的吹鼓手。女人呢，则是做“送娘子”，或接生、做媒，逢年过节到“东家”那儿说几句吉利话，以期得到一些赏赐。笔者小时候在乡间听过一句话，“堕婢（堕贫）嫂，样样要。样样要，做不到”。这里面的“堕婢嫂”，就是女堕民。据说，女堕民出门时总挽着一只放赏物的“老嫚篮”或“方底圆盖竹篮”，有时还会带着包裹。她们盼着主家赏赐，赏什么都是好的，即使不好，也不能挑剔。但是“样样要”，是做不到的，比如她想要的尊严。民间还有“三代不脱堕民胚”“情愿做和尚，勿做抬轿堕民”的老话，说明堕民被瞧不起。

清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朝廷下过一道诏令，准浙江堕民脱籍从良，编入民户，与平民一般。可是，堕民一没本钱改业，二没人肯雇，再加上几百年积下来的成见，像老墙上的青苔，铲了一层又长一层，哪里是一道圣旨就能抹平的。到了1912年，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《开放“堕户”“堕民”令》，选举、言论种种权利，白纸黑字写得周到。可法令是新的，世道还是旧的，军阀们忙着争地盘，顾不上这些。地方上的人见了堕民，照旧侧目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堕民才真正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地位等各方面获得了平等的权利。有资料表明，1952年在太硌、柴桥等地聚居的数百户堕民后裔，分到了土地，可以读书，可以自由选择职业，不再被称作“堕民”。

旧时堕民们聚居一隅，与外界隔离，而且因为受歧视就得时时提防，便生出一种只在内部通用的秘密语言。他们的暗语很形象：头叫“顶官”，面孔叫“残盘”，脚叫“踢土”，眼睛叫“交子”或“角泥”，耳朵是“顺风”，手是“爬沙”，嘴是“樱桃”。直至20世纪60年代，还有人在商量剃头的价格或是相互调侃时使用这些暗语。如今这套语言已渐渐没人会说了。

堕民消失了，消失得干净而彻底。他们汇入人海，再也分不出彼此。那些“吹行堕皮”，那些“堕婢嫂”，那些世代相传的暗语，都随着最后一代亲历者的离世一同被带走了。这当然是好事。

但历史终究是历史。把它们记下来，不是要翻旧账，只是觉得——一群人在这片土地上活过几百年，总该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活的，又是怎么散的。正因他们受过那样的苦，今日的平等才格外沉甸甸。

守艺·接力·入戏



■ 非遗

杨小娣

不久前，在宁波北仑举办的第十届浙江民间文艺“映山红奖”颁奖会现场，一位“90后”表演的宁海平调折子戏《通天犀》获“映山红奖”表演奖。

这位“90后”参演者叫史镇滔，是宁海平调艺术传承中心新生代演员，他凭着一口灵巧翻飞的八颗獠牙和刚劲大气的舞台表现，将“青面虎”许世英的刚烈忠义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从16岁误打误撞入行，到如今捧起浙江民间文艺最高奖，这条路他已经走了整整10年。

误入梨园：却遇见了一辈子的事业

2013年，史镇滔还是一名普通的初三学生，听说有宁海平调传承班招生考试，“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戏曲是什么，只是喜欢唱歌，就去试试看。”因为身材魁梧，嗓音条件也适合，老师一眼就看出他，是唱花脸的料。就这样，他被招进了宁海平调传承班。刚进班时三十来人，三个月后

初选筛掉一批，三年学习加一年实习又筛掉一批，至今仍留在舞台上的只剩十人左右。史镇滔是留下来的那一个。

在传承班学习的三年，日子枯燥而艰苦。压腿、练身段、学唱腔、学理论，一切从零开始。2016年，传承班开始为毕业汇演做准

师徒相从：言传身教的接力

苛。史镇滔说：“老师怕我们接受不了他的想法，也怕我们不懂，每次都亲身示范。”让史镇滔记忆深刻的是，为了不影响别人晚上休息，他们往往下午去剧团四楼空教室排练，师徒二人穿着厚厚的蟒袍，一遍一遍地走动作。“夏天没有空调，两个人的蟒袍都是滴水的。”那时候，史镇滔心里想的是：“学生需要勤学苦练，老师教学生也要这么累吗？”后来他才明白，“这其实就是一种传承。老师想把自己所会的东

《通天犀》：两年磨一戏

样的表情、什么样的肢体语言。”每一次排练，叶全民都帮他“抠”细节，“你既要把动作摆得漂亮，还要让人一看就知道，你就是这个人物。”

从2023年到2025年，史镇滔苦练了整整两年。2025年4月作品初评入围后，史镇滔继续打磨角色。2025年9月25日，天空中飘着雨丝，在温州瓯海梧田老街的露天舞台上，史镇滔站上去才发现，木板搭的台子有弹性，重心一偏很容易倒。在表演一个动作时，他滑了一下，于是干脆顺势跳下来，调整心态接着演，没人看出异常。他笑道：“别人以为那是设计好的动作，其实我心里慌得很。”

评委和观众只看到一个口含獠牙、威风凛凛的“青面虎”。最终，《通天犀》获第十届浙江民间文艺“映山

备，排练《盗仙草》《金莲斩蛟》等折子戏。2016年12月，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——史镇滔与薛巧萍、陈海燕、麻致源一同正式拜师国家级非遗宁海平调代表性传承人叶全民。从那一刻起，他不再是传承班里一个普通的学员，而是平调耍牙这门百年绝技的正式传人。

西都给我，又怕我学不会，就只能一遍一遍亲自来示范。”

师姐薛巧萍则是另一种亦师亦友的存在。她白天上班，晚上有空就过来帮他。每次小师弟上台，她会在旁边看着，“做完以后，她会跟我说这个表达是对的还是错的，然后再告诉我该怎么弄”。排练过程中，碰上一些需要解决的外部问题，师姐薛巧萍二话不说，立刻帮忙解决。史镇滔说：“他们两个人，一个帮我练内功，一个帮我跑外勤。我是最幸福的新生代传人。”

红奖”表演奖。

从16岁入行到如今捧回浙江民间文艺最高奖，成功之路从来是坎坷的。史镇滔说，真正热爱上宁海平调，是2017年第一次正式演出的时候。“感觉表演角色，就像在过另外一个人生，这一辈子可以活出好几辈子的感觉——一场戏就是一个人生。”他说，获得“映山红奖”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，他还要继续努力精进。

如今，史镇滔也开始带学生了。宁海平调艺术传承中心新招了一批小班学员，是从宁海各小学选拔的，送往浙江艺术学校深造，暑假回来集训。“戏曲练功，越年轻越好，最好是童子功。”

他站在练功房里，看着孩子们压腿、练身段，就像看到十多年前的自己。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上马石

桑金伟 文/摄

上马石是中国古代正规宅院门前设置的辅助上下马的设施，多用整块青石做成，终年摆放在大门口，不怕雨打日晒。上马石与拴马桩一样，是为骑者服务的。上马石造型简单、雕刻粗犷、形制厚重，因此它被收藏的数量远比拴马桩要少。

其实，马镫普及后，上马方便了很多，上马石并非必要。所以很多寻常百姓家门口是不设上马石的，并不妨碍骑者上马。我估计上马石的诞生应在马镫发明之前，这样，上马石的出现才合乎其发展逻辑。

有人认为上马石的起源可追溯至秦汉时期，西汉王莽因身材矮小而喜好使用上马石的传说，推动了上马石的流行。据说在宋代《营造法式》里，已明确了其建造规格；清代又将上马石的安放制度纳入了官员的等级制度；更有人说，官员宅院须配置汉白玉或青石材质的标准制式。于是上马石成了身份或地位的象征。

上马石通常呈L形台阶结构，一般分为两级台阶，每一级高约30厘米，也就是说，骑者被垫高了60厘米，大大节省了上马、下马的体力。

如今，上马石留存下来的不多，比拴马桩更不容易找到。多年前，笔者在山西农村农家墙外偶遇一上马石，想必上马石的主人当年是大户。在历年采风途中，我还发现过三级台阶的上马石，但从没见过比三级更多的。三级台阶的上马石，每一级的高度通常会降低一些，更适合女士使用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影视剧中经常可看到仆人会在主人上马前跪拜在地，以自己的身体充当上马石。我在家尝试着双膝跪地、双手触地，测量高度约是63厘米，与一块上马石的总高度相当。可见，在野外找不到上马石时，用身体充当上马石是可行的。

一般情况下，上马石的雕刻比较简单。如北京国子监街上的一块上马石，除了基座底部刻了“一根藤”纹饰外，其他部位都是平板。但在北京我也见过三面精雕细刻的上马石，一级台阶（连基座）的雕刻具有“须弥座”意味，简洁大方。二级台阶的雕刻更为繁复，采用的是浮雕技法，图案为雅俗共赏的花鸟。这块上马石的浮雕特别圆润、细腻，可免衣袍被钩扎。古人是不是也想到了这一点？



三级台阶的上马石比较少见（摄于陕西）